

# 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闪亮坐标

钟 芳



摊开中国地图，除了赫然可见行政名称及所辖区域外，一些重要城市及河流山川的名字也一并分列其中。那么，这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地名究竟从何而来，始自何时？其命名的原则和寓意是什么，又蕴含着几多难忘的故事与记忆？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编撰的《地名里的中国》一书，便以地名

问题，给出了自己的一份解答。

一方水土孕育一个地名，一个地名承载一方文化。中国幅员辽阔，自古以来就有给辖区内的城市、乡村、山峦、河泽命名的传统。有的地名，或根据当地的地容地貌而起；有的地名，则是一个地方民俗民情的体现；还有的地名，为纪念某位历史名人而起；甚至有些地名，不过是在人们在口耳相传中世代沿袭的产物。对于这种标准不一、内涵丰富的地理命名现象，本书在解答中指出，地名不是简单的符号，它蕴涵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这片辽阔土地的认识，对漫长历史

的记忆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为了揭示众多地名背后深寓的文化内蕴及其精神旨归，全书以“站在中国的大地上、认识中国的精神、变迁中的中国”三个章节，从地理、历史、人文等多重维度，清晰梳理了中国地名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规律，并由此提炼出恢宏博大的中国精神。

通过钩沉史料及典籍，本书归结出中国地理命名的普遍规律，并结合具体地名予以条分缕析，凸显出中国地名摇曳多姿、风情万种的纷繁之美。首先，中国许多地名往往喜欢以山川

草木来命名。如以山水命名的“湖南、江西、河北”，以矿藏命名的“和田、瑞金、玉门关”，以物种命名的“绵竹、米脂、瓜州”等等，莫不如是。品嚼着这些林林总总的地名，情不自禁地就会把当地的风物联系在一起，内心涌起一股百闻不如一见的亲切感。华夏隽美的山水、丰富的矿藏、众多的物种养育了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，那些星罗棋布的地名，则共同构成了一幅属于大地母亲的山河画卷。其次，还有些地名常常蕴含着传统文化的韵味。如体现阴阳学说的“洛阳”，崇尚农耕的“嘉禾”，祝愿和平的“宁远”，期盼政通人和的“安顺”，等等。这一个一个如雷贯耳的地名，鲜活地映射出，华夏文明的薪火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恒久传承。而更多的地名，则在时代的变迁中，深深地打下了历史的烙印。如“开封”，原本春秋时取名为“启封”，至西汉初时，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，始改为“开封”。再如，大名鼎鼎的“景德镇”，原名“昌南镇”，以盛产瓷器享誉中外，因宋真宗赵恒酷爱白瓷，故特意以其年号命名。又如彰显军功的“武威”、犒赏有功将士的“酒泉”等等，这些意味深长的地

名，无不生动映照出中华历史的悠久与宏大。

回眸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，睿智的中国人总是善于将自己的宇宙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融入地名当中。这些地名从诞生之日起，就开始塑造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为此，本书在解读中国地名时，特意做到了两点：一是遵循地名的内在历史、文化逻辑进行分类，而非简单地按地理信息进行区分，用人文这根光彩熠熠的“项链”，将镶嵌在中华版图上的众多地名，有机地联结在一起。让读者在知晓每一个地名前世今生的基础上，一并对地名中所蕴藏的世风民情、家国情深等内容，有一个透彻的了解。二是《地名里的中国》不单讲述地名的缘起，还以发展的眼光，分析解读中国行政区划变迁、地名更迭的由来，将地名与中国历史串联在一起，帮助读者建立起更为立体的历史通感，获得非同一般的阅读观感。

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说过：“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一块活化石，是一种看得见的乡愁。”一部地名命名史，让我们在山水草木、文化传统与历史沿革中，重新发现并认识了

# 父爱的浓度影响孩子未来的高度

——读《父爱的力量·名家忆父亲》

段 伟



今春，画家吴冠中让我深深震撼，不过不是美术作品，而是文学作品《父爱之舟》。《父爱之舟》是《父爱的力量·名家忆父亲》(团结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，朱永新主编)中的一篇。朱永新从教育的角度将选编的王蒙、杨振宁、汪曾祺、丰子恺、吴冠中、陈忠实、梁晓声、罗兰等名家回忆父亲的散文辑成此书。每一篇分“名家小传”“精品散文”和“教育感悟”三个板块，内容丰富，形式新颖。既是一本散文佳作，也是教育家与各界大家就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的一场暖心“对话”。

父亲是一棵树，树枝供孩子荡秋千，看星空明月，听鸟叫蝉鸣。烈日当头，为孩子遮荫纳凉；苦累难耐，供孩子靠在树干上歇息。

诚如吴冠中所言，父爱像一条船，父亲是舵手，是少年时期的引路人，是青年时期的摆渡人。梁晓声的父亲一腔热忱，一身侠骨，不随流俗，为梁先生打下了精神底色；梁晓声的父亲淳朴善良，诚实守信，认真做人，认真做事，连当群众演员，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。梁晓声以父为镜，感悟人生，反省自己，像父亲一样做一个“本色”演员；李开复的父亲有家国情怀，冷静理性，一诺千金，润物无声；叶至善是叶圣陶的长子，他幼年在父亲关注下学步识字，少年在父亲辅导下学做人作文，青年时和父亲一起编辑书刊，正是叶圣陶和蔼可亲的“餐桌诗教”让其子承父业；林清玄的父亲乐观向上，春风化雨，言传身教，以“农夫”的立场要求儿子“写作也像耕田一样，只要你天天下田，就没有不成功的”。

父亲不仅是一个称呼，而且是一种

责任。是一种无须提醒的自觉，与年龄无关；一种源于乐观的自信，与身份无关。

王蒙先生认为父亲对孩子的信任和爱，是孩子长大后面对生活各种困难的底气。其父内敛坚毅，胸襟开阔，风度儒雅，社交礼仪及对体魄锻炼的重视对王蒙的影响是深远的。

“每饭勿忘亲爱永，有生应感国恩宏。”童年时期，杨振宁就露出数学的天赋，其父亲有察觉但没有拔苗助长，而是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，为杨振宁日后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人文基础。成年之后，杨振宁更是深受父亲“忠”与“厚”的熏陶，目光长远，坚韧不拔，灵魂深处的忠肝义胆和拳拳的赤子之心贯穿了他一生。

“唯深于道者能浅言”。说实话，点评文本，十篇不难，二十篇容易，但如果再多些，真的有些文思枯竭。然，朱永新知人论世，多维视角的透视，点评隽永绵长。每读一篇，总觉得是初读，新鲜感不褪，端绪分明，头头是道，既开又收，文字不媚不俗，清新流畅，素朴却有温度，一种洞达的气息始终萦绕在作品之中，精妙义理慢慢呈现出来，让人不时会心一笑，甚至窃喜不已。本书冲破了传统文集的窠臼，堪称一部文集之外的文集。朱永新的教育感言更像案例分析，鞭辟入里，读者能确切地感受到一种呼之欲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，引人思索，发人深省。如此，看似轻薄的散文集便自含了一份内力，变得格外厚重起来。

朱永新面容谦和，待人真诚，奖掖后进，作品朴实。平时，我称呼他为朱老师或朱主席，但此刻，我更愿意称他为先生。从他的身上，我读懂了人与作品的关系：人格大，作品才大。同时，该书装帧非常讲究，底色浅灰，烫金的书名，白色的房子、马路、松树以及骑车带着孩子的父亲简笔画，俨然浓缩了岁月的沧桑感和父爱的深沉感，传递出这本书所讲述的要旨——“父爱如山，静默不言”。阅读为了“求其放心”，希圣希贤。我小心地捧着这本书，缓缓阅读书中优美的文字：迥异的地域特色、浓郁的烟火气息和鲜明的年代感，有着“别样的”韵味。父亲的特殊使命是培养孩子，父爱的浓度影响孩子未来的高度。二十天的阅读，惊喜不断，惊叹不断。阅读此书可照见自己，虽然大多数书中的父亲已定格成历史，而我们的终点，或远或近，仍在前方。

# “对话”当代文学

——读傅小平《一米寂静》

俞耕耘

文学对话是“破门而入”后的“短兵相接”。放下客套，深准稳狠，直入创作命门，又是极高要求。它基于坦诚之上，是眼光、修辞、趣味和视野的统一。傅小平是理想的提问者，不虚美，不回避。书中每篇对话都基于小说细读，可谓一位评论家对作家的“在场评论”。直与勇的气性，尤为难得。他充满疑虑，抛出尖锐问题。张贤亮的创造力、创新性和突破力是否枯竭？“或许正因为小说人物没有原型，是你凭着想象‘编’出来的……我有一种印象：从总体上看，人物形象过于符号化。”傅小平也质疑《一亿六》叙述的离奇失真，“这种超乎寻常的构想，多少触及了社会伦理的敏感神经，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性？”

书名“一米寂静”暗示了等待回应的空隙，也是作家意欲辩驳前的静默时刻。它决定了成书后的风格——争论与辩白。“任何典型人物都有符号化的特点。你说的两个缺乏个性的人物，恰恰是我着力塑造的。”在提问中内置批评的情形，并不多见。谈话也引发诸多富于启迪的话题，如作家和小说家、虚构与非虚构、寻根与西化、现实与荒诞、当下与记忆



联分野。“非虚构，在严格意义上也是虚构，至少是半虚构”，它可以转化为事实与“可知事实”的关联。“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，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，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。”

这些命题也揭示文学中看似异质，却辩证统一的要素。唯有比较兼容，

方有开阔认知。越是形而上的虚构，越要写出现实的质感。“如果没有全球视野，没有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的充分汲取，这个本土的‘民族文化传统’也看不清，深入不了。因此，继承传统的意义，是我们重新发现和创造一个传统。”而此书更广的视野在于，不只聚焦世界、文本和作者三大中心，还从文学评论延展至文化研究、时代征候等面向。文学情怀取决于“你关切的半径有多大，对他人、对家国、对世界，有没有热情”。傅小平意欲还原作家创作生态、语境和传统。它自然形塑千殊万别的写作姿态：是游戏消遣，还是载道庄严。经典和娱乐不可偏废，“用经典打击娱乐，说对方太低级了；或者用娱乐打击经典，说对方太‘老’了，都是传统文学理论一筋脑的后遗症。”

作家如何与传统发生联结，阅读接受受史，潜文本之影响史，又是如何？“《离骚》让我知道人生命运的苍凉和苍凉后的瑰丽。《山海经》使我知道中国人思维的源头。”这类引文，使贾平凹故事摇曳，闲话弥漫，节奏从容。傅小平不只探访作家当下所是，还探求作家何以如此，它

揭示作品的“生成”。如莫言“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，写沉重、痛苦的人生，实际上是我从多年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经验”。马原更关切“人类永远的困境和命题”“我的作品就像那些耐看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看着不年轻，老了也不显老”。

傅小平是胸中自有疆域的访问者。不同作家气象如文学地理，作品的源与流，乃是水文；风格的通与变，形同地貌。正如苏童所答，“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，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。”其核心是空间布置。访谈亦如此，修建广场庙堂，安放文学灵魂。傅小平在中西古今四维中调取话语，或比类参考，或抛引辐射。与《巴黎评论》作家访谈的模因相类，对话之前对语境缘起的述评，如同一碗好面的“浇头”，是灵魂之钩玄。

《一米寂静》副标题谓之“当代文学对话录”，而非访谈录。这说明傅小平的志趣：主体性视角，商谈式交流和碰撞性交锋。它绝非一种反射问答，而是持有立场、锋芒锐见的“导引”。所谓提问者激与荡，答者生与发。访问并非总是认同，而是期待思想的回声、观念的折返。

# 人生处处见故乡

郭 冬

## “八公山”文艺评论 (第八季) 征文

我们需要保存记忆，正如时代需要保存历史。纪从周的新散文集《雪泥鸿爪》，展现了个人命运与历史交集的路径，成为回望故乡、回望历史、保存记忆的好文本。

每一村庄的称谓，都是该村地域文化的标识，吕汉村以及吕汉村千百年孕育生成的古朴文化，使纪从周后来“闭上眼睛就能一幕幕闪过”，从而成为他内心的深层记忆，吕汉村也成了他一生的无尽牵挂。

7岁那年随母进京，不再是乡村的参与者，可他后来能够跋涉万千里人生路，能够与走个正着的一次次凶险灾难无畏搏斗，都是因了来自吕汉村的强大底气！就这样，思乡的念想在他心里一点一点膨胀，想苦了，想深了，最终就形成了对辽阔祖国万千故乡的钟爱，这才是他心灵深处的乡愁。

他知道吕汉村记录了自身族群发展、地理变迁、风俗演变的歷史全过程，因而他写1960年代随父骑车“昼宿夜行”回村看望爷爷奶奶；写2020年8月对滹沱河发源地的追寻；写2020年10月所见“焕然一新为公交车、天然气、卫生间坐便器、私家车开到家门口”的吕汉村新貌……他的笔墨浸润开来，从吕汉村写到冀中平原，又从冀中平原写到江南水乡，进而写到他探访的祖国各个角落。还乡的作品，就这样如雨后春笋，一株株，破土而出。

他当年随母离开吕汉村跻身祖国文化中心无疑具有人生意义，他学会了远距离阅读生他养他的村庄，他追忆着已逝的乡村生活，又在时代制高点上观望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万千景象。心灵归处是故乡。他此时的乡愁，已经不是一村一人的惆怅和伤感，而是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，是对目前城市化率突进到60%的思考。他看到快速现代化对乡村传统生活的猛烈冲击，看到全球化与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扩张，看到“吕汉村”的家族亲戚现在就只有堂弟纪志一”的乡村人口严重流失，看到“无论如何找不到‘源头’”的近乎枯竭的“滹沱河源头”，看到城市发展催生田野上的一排排水泥楼房，看到改革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历史断层，看到某一段历史特色文化的散失，从而希望改革中国重构新型城乡关系，创新乡村治理体系，使中国60多万行政村全面振兴！

纪从周的还乡，并非固守袅袅飞烟的吕汉村，他以散文形式打捞回乡记忆，寻找到了当代人与土地相依的联系，揭示出每个人都应当承载并参与当代历史的命题，这应当来自于他的文化自觉吧。

纪从周熟悉乡村，更熟悉作为记者到访过的无数城市街巷。这样，他从平民的审美情趣出发，在以下两方面展示了自己的民间化叙事方式。

其一，说书式的叙事方式

纪从周擅长运用说书式的叙事方式，他叙述故事的风格是“讲说”，而不是“书面记述”，突出表现在设置扣子与运用评书语言上。

说书的精髓是下扣子，这在文学



创作中称为设置悬念。纪从周很得说话要领，常常在毫不离奇的故事里设置扣子，从而把平淡无奇的小事讲述得引人入胜。如小学时父亲薪金难以维持家庭温饱，而纪家兄妹并不申请免交学费，纪从周在此处用了扣子：“那么，是谁在帮助我们全家呢？”他写自己游览善镇镇访家话遗迹也有扣子：“谁知道，带兵数十万的大将军蒙恬还是制笔的始祖？令人好奇奇怪”……这些扣子，其实就是散文创作中的伏笔，有伏笔就要有照应；有了说书中的下扣子，就会有对应的解扣子。

为了更好地下扣子，纪从周还吸收了说书人的惯用语。“话说”，“调侃至此，书归正传”等等。他用说书的惯用语去叙述故事，进一步糅合了民间说书方式，将一件件日常故

事编排得层层铺展，可看可听，亲切而生动。

其二，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 纪从周的作品，沿用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，往往以一条线索，至多两条线索描摹现实。

本书中单线挺进叙述的作品不少，像《抛砖引玉看华章》不设矛盾冲突，仅写作者收到画家李燕回信的所思所感；《美林为我画牛》也是对画家韩美林作画的回忆……他的单线叙述简洁明了，往往一文一事，直达叙事目标。

对内容相对丰富的题材，纪从周则采用了复线叙事，在主线与副线结构中讲述传统封闭式完整故事。《老班长，你好！》有明显的副线线索，主线在今，渴望与班长相聚，副线于昔，叙述了风雨查线的往事，文中主副线交错，展现了战友情谊；《王熙民抢救罗庚》同样具有副线线索，与《老班长，你好！》不同的是，副线在今，自己访问王熙民老人，主线于昔，叙述了王老抗战营救罗庚之壮举，文中副线辅助主线，重在展现王老高洁人品；而以钩沉名人往事为主体的游记文，大多采用了复线叙事，像《南湖北湖说陈从周》采用了副线在今，主线于昔的结构线索，将重点放在详尽介绍陈从周功绩上，断续展示其不凡一生，副线则是作者游历“陈从周艺术馆”这一推进较慢的引线……

无论是单线还是复线，纪从周都力图追求自己的风格。他的选材与表述，不属波瀾壮阔的宏大叙事，却是“我手写我口”的真实记载，笔笔记述着自己的心路历程，篇篇洋溢着生命的温热。

# 新书速递

## 《古代中世纪哲学十五讲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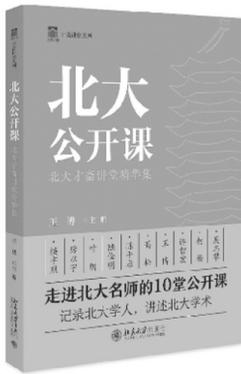
吴天岳 著



本书在呈现西方近代以前哲学发展内在理路的同时，每讲精选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核心论题，通过细致的概念分析、论证重构和批判性评论为读者提供了从入门到精通的学术路径。

## 《北大公开课——北大才斋讲堂精华集》

王博 著



本书是从已出版的《北大才斋讲堂》系列学术演讲(第一辑至第三辑)的内容中精选而成的。主讲人分别是：楼宇烈、厉以宁、叶朗、陆俊明、陈平原、高松、王博、许智宏、柯杨、吴志攀等。

## 《印度会崛起吗？》

王红生 著



本书从“土地与农村”“精英与大众”“民族之重构”“发展之探索”四个层面，全方位勾勒出了印度自独立以来到21世纪初现代化转型的诸多面向，并透析印度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。